

啓定玖年七月

出版

第十八期

集益修書社叢書

印刷所河內東京印館



南
中

風



南風雜誌
文學科學雜誌報關機之進智開德會

創立人	馬迪	全權府法政廳廳長
華堂	范瓊尚之	范瓊尚之
光祿寺卿	阮伯卓	阮伯卓
印刷兼發行人河內行茲街第八十二號東京印館	焦斗	焦斗
編輯部在河內開智進德會館	少保領學部申仲憲	少保領學部申仲憲
主筆	協佐領戶部范文樹	協佐領戶部范文樹
報館主人	范瓊	范瓊
編輯部在河內開智進德會館	范瓊	范瓊
主筆	黎文福	黎文福
編輯部在河內開智進德會館	黎文福	黎文福

行在機密轉錄
內閣恭錄
啟定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不許轉載
版權所有

天南故事瓊林(續七)三七
筆墨餘痕

期報價	月出一冊
全年六元	每冊一百二十八張
半年三元	每冊一百二十八張
每冊五毛	每冊一百二十八張
科舉鏡總論	阮攸論
請休堤議呈保護	廿一
貴政府	廿三
士貨其價目臨辰另定	廿一
專登本國人或大法人	廿一
之廣告以獎勵工業及	廿一
凡來稿及寄信屬編輯	廿一
事務者專由本誌范瓊	廿一
先生認	廿一
買報及還銀者宜由東	廿一
京印館黎文福先生認	廿一

第八六冊要目
叢談(續八)
古詩摘錄
今詩摘錄
見聞錄(續八)
天南故事瓊林(續七)
筆墨餘痕

阮攸論

楚狂

余窃嘗論之。士生斯世。有幸有不幸。故有同一資格也。而或則適逢其會。無災無害。而到公卿。或則不見于時。嘆老嗟卑。而無一飽。有同一氣節也。而或則爲忠爲烈。得捨性命以成名。或則危行遜言。僅借文章以自見。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彼化工寔以此而顛倒人間世也。興言及此。余於阮攸先生之身世。不禁爲之慨嘆焉。先生字素如子。號鴻山獵戶。又安處宜春縣仙田人。故黎朝春郡公阮儼之子也。

先生以相家子。有文才。負氣節。當黎之季。朝政不綱。宗社陵夷。河山破碎。故主則風塵於海外。叛兵則肆橫於國中。短嘆長嗟。不能爲國家報効。萬一僅能堅守臣節。終西山之世。不肯出仕。而時在東都。靜觀時勢。蓋有志之士也。及西山敗。本朝代興。先生始舉家南遷。自念家世仕黎。無復有用世之志。肆意遊獵。鴻山九十九峯。足跡幾遍。其托故以自全已。非一日。平生又沈默少言。蓋以一片苦心。苟向俗人曉曉。終亦無補。不若不言之爲愈。啞子吃黃連。心中只自苦。先生之謂也。

國朝初。屢徵不獲辭。乃出仕。初徵授爲常信府知府。尋以病辭歸。先生之出處。蓋亦有識者之所能諒之也。及後又屢蒙徵召。勢不得不出。然心中具有一種心事。不樂與世俗奔趨。故其在官亦嘗被黜於有司。鬱鬱不得志。噫。此乃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觀近日驩中廣知會諸君子。所著阮攸先生傳。於先生之家世閱歷及其遺言軼事。靡不記載詳明。可見先生雖仕。寔出於不得已。與世浮沈。即不失其爲故黎遺臣之本色。故吾儕今日尙論古人。而對於先生特深表敬慕之意。蓋亦深原先生之心而不拘於其迹也。此非吾人有曲爲先生辯護之處也。

試就先生平生所見之於文章者而觀之。先生善國音尤長於詩。其詩集中如詠昇龍城有句云。[古時明月照新城。猶是昇龍舊帝京。]又云。[千年巨室成官道。一片新城沒故宮。]其遇家弟舊姬有句云。[繁華人物亂來非。玄鶴歸來幾個知。]等慷慨淋漓。撫今思昔。山河無異。城郭半非。此景此情令讀者亦不得不仔細沈吟。爲先生洒一掬同心之淚。噫所謂借文章以自見。而文章之感人乃至如是之深。非先生之富於節義。安能至此。

先生國音的著作。其最足以膾炙人口者爲翠翹傳。此傳係先生由漢文青心才子譯出。不過藉翠翹之境遇寫自家之心事。借他人之酒杯消自己之傀儡。此之謂也。夫翠翹之爲翠翹。不必有其人。其事縱有之。則亦未必如青心才子之所述也。蓋青心才子乃小說體。小說之爲小說。盡人而知之矣。金聖歎之所評。及先生之所譯。雖其文體不同。而記事則同。及借此以消傀儡者。亦同。翠翹集中如 Trái qua một cuộc bể đau, những điều trong thấy mà đau đớn lòng. Bốn phương mày trắng một màu, trong voi cõi quốc biết đâu là nhà? Tắc lòng cổ-quốc tha-huống, đờng kia nỗi nợ ngần-ngang bời bời. Bây giờ đất thấp giới cao, ăn làm sao nói làm sao bây giờ. Tiếc thay trong giá trảng ngàn, đèn phong-trần cũng phong-trần như ai. Đã đầy vào kiếp phong-trần, sao cho sinhhực một lần mới thôi. Cũng liều nhầm mắt đưa chán, mà xem con Tao xoay vẫn đến đâu. 等句。其愛國懷鄉憂讒畏譏。壹鬱不平之氣溢於言表。故其爲文也。如怨如訴。如泣如慕。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令有情者讀之。爲之沈吟。咨嗟。擊節良久。噫。先生之文可謂文矣。我南國音之文。如翠翹傳之文。真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此皆先生氣節勃勃。不可遏抑。而形之於文章。觀其文可知其人矣。彼一般人之讀翠翹者。初未知作者之意。并亦不統觀全篇之緊要處。只愛其有鏗鏘音。

韻讀之者適意聽之者悅耳。遂相率趨之若鶩。其下焉者或則借之爲茶餘酒後之談。或則引之爲漢上桑間之語。所謂文者見之謂之淫是也。其上焉者又往往議論翠翹之境遇之心事贊之爲孝頌之爲貞。且見之於題詠形之於評論而茫然不知翠翹乃小說中之人也。向小說中之人而贊美之歌頌之何異觀影戲中及圖畫中之人物而議論其爲是爲非爲善爲惡乎。可哂孰甚也。又有將先生所著的翠翹傳而註釋之者。不過就所有之文句而敷衍之。依樣畫葫蘆出版以博鎰銖之利益。而初不復計作者之意爲何如者。夫以先生之節義之文章。迄百年後。吾儕始有人爲之暴白其事。豈非恨事。雖然馬遷太史僅藏名山子雲太玄幾覆醬瓿。今世不知後世必貴。又亦如宋鄭所南所藏的鐵函心史。至後世始從盃井中得之。而宋史中所記宋亡後有某處士歲時野哭南拜有「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之句。乃知爲所南所作也。則先生之翠翹傳。逮時至今日然後有爲之暴白心事。所謂千載之後有知己。先生亦何恨之有。

頗我國今日國學初興。士風已壞。其取資於先生也多。一則資國語之佳文。以爲現代作文之標準。一則資先生節義之模範。以振現代委靡之士風。紀念而表揚之誠有深意義在焉。要而論之。先生之著述是借文章以自見。蓋先生所遇之不幸。然至今日羣聚而尊仰之。而先生之心事大明。乃爲大幸事。其視與當時無災無害而到公卿者。一則與草木俱朽。一則與江山並存。其結果又有天淵之別。世之君子可以知其所擇矣。

●科舉鏡總論

(續前)

義園阮文桃原稿

科舉之法行於我南上。自李朝下迄今日。前後幾一千年。其間鄉試會試之設。恩科正科之分。進士副榜舉人秀才之異。其名傳臚賜宴遊街看花之隆。其遇宏詞制科雅士所以待非常之才。東閣士

望明經所以取淹博之士冠服旗區章其身也。金榜石碑傳其名也。始於李仁宗成於陳順宗大備於黎洪德而極盛於我國朝歷年非不久矣。取士非不多矣。或得或失。或盛或衰。議者紛紛不一。現今學界改良試法停罷。談新者曰科舉不可行。守舊者曰科舉不宜廢。彼此各持一說。將謬爲千百年不決之論。今請就其善處與不善處。摘錄而細述之。先言乎科舉之良法。考我國科舉之歷史。其間亦多有良法美意可倣而行。如前黎保結之法。與本朝類開之例。寔爲可取。凡鄉中純德淑行之人。先由職役甘端方得應試。存鄉中不孝不睦諸子。雖有文章才學。不得類開。取士務求寔行。而不專尚夫虛文。觀人貴在平生。而非憑於一日。真得古人鄉舉里選之遺意。一美也。對策必須議論雄渾。不事乎秘險艱澀。閱卷貴乎才學淹博。不局於衡尺尋常。觀於黎朝梁世榮武公睿與本朝陳希曾杜輝燎對策諸篇。條對洋洋。言論灑灑。真稱經濟之學識。而非尋章摘句諸儒所可庶幾。二美也。試期之前。先由省考覈一遭。其督學教訓須考察轄內士子何係確有學行。方許應試。係至試期。倘士人有曳白之玷。選則學官無內黃之推恩。其覈寔之法最爲嚴密。如此則取舍頗屬精詳。而庸愚難望僥倖。三美也。收卷糊名。撰號彌封。委之提調。內場外場更防糾察。責之監試。禁内外不得通同往來。準御史彈劾場官奸濫。互相監督。互相牽制。如此則欲偏徇者無所用其情。欲詐冒者無所售其奸。四美也。場期之日。各舉人秀才在貢。及各休官必須向省應點。觀於黎朝海陽人阮文光會試已中格。只爲鄉試之日欠應點。被黜落。不得入庭試。則知應點之例最嚴。如此亦可杜借人行文之弊。五美也。試題場官不得自命。係至試日。由京官擬出題目上進。奉硃批準。另驛遞各試場。如黎裕宗永盛年間所設之例。亦可免士子與場官私通。及先期買題行文之弊。六美也。登科有錄。既足以

表當代之盛明。題名有碑。尤足以示後來之廣勸。使後之閱其錄覽其碑者。知何者爲忠。何者爲佞。何者爲正。何者爲邪。善則知所法。惡則知所懲。七美也。次言乎科舉之弊竇。大凡天下之事。莫不始有成。終有弊。而科舉爲尤甚。如後黎試法。經義聽士人各專一經。師儒則自家撰成宿藁。後學則藉此依樣畫糊。無復有高明之見。文策擇險僻之處出題。幸而記憶。則庸愚亦掇高科。不幸忘却。則才學亦被黜落。終至閑僥倖之門。其弊一也。黎朝禁倡優逆黨。僞官諸子孫。不得應試。即如陶惟慈先生。當辰一名臣。才高學博。會試經蒙中格。後又以排優之子黜落。如此則求賢之路。頗示不廣。而有用之才。終於抑塞。其弊二也。後黎士子納錢三貫入試。免其考覈。以致入場之日。士數過多。爭相蹂躪。至死。且又懷書入試。借人行文。不勝奸濫。辰人有三貫生徒之誚。其弊三也。仁宗太和六年。堯咨以醜行中狀元。神宗永祚五年。阮秩以借才中進士。黎顯宗景興年間。羅溪阮惟儀充考官。場內用貞周。百度凡十八卷。均預中選。似此奸詐百出。私意橫生。無復存公明之意。其弊四也。後黎優待大科之禮。過於隆重。責所在社民修進士私第。故總社內遇有人登第。則民間不勝其苦。進士榮歸鄉民。辱去其弊五也。取士專重乎虛文。而不詳究其行寔。則何由而別真偽。即如阮文泰。乃黎朝進士。而禪位草詔。終有玷於科名。其弊六也。掄材只憑於一日。而不追考其平生。則何由而辦別其能否。即如梁有慶。乃黎中興名臣。而貢院落名。屢見屈於會試。其弊七也。取士不定以年限。幸而登第。則晚成無所用其才。不幸而落第。則白首終難改其業。其弊八也。要而言之。則科舉取人之法。有善有不善。其得失。蓋參半焉。善爲釐定者。亦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耳。夫人才之生。何代無之。士風何常。惟上所鼓。故上人既以科舉爲求賢之路。則賢者不得不以科舉爲進身之途。自李

至今八百餘年。名儒事業多出於於科舉之中。李朝則文學如范公。平政事如杜世延。陳朝則文學如黎文休。阮惠彥。政事如范邁。阮廷琛。應對如莫挺之。胡宗贊。黎朝則文學如阮抑齋。梁世榮。杜潤申。仁忠廉直如武聚。武公道。忠義如黎俊懋。譚慎徽。以及本朝何宗權。張國用。范富庶。潘清簡。阮通諸賢。或以功業濟辰。或以名節勵俗。或贊籌畫於治平之際。或奉羈勒於患難之秋。爲景星慶雲以瑞。於辰爲渾金樸玉以寶於世。爲干將鎮鏑以平僭亂。爲梗楠杞梓以壯棟樑。爲菽粟布帛以濟生民。爲芝朮參苓以壽國脉。上不負教育之深恩。下不負平生之所學。由此觀之。文章雖不能盡士科目。未始非得人。其所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者。豈獨法之弊哉。人爲之耳。現今歐亞交通。文明進化。改良舊學。停罷儒科。取士必由校中。試法專重寔學。眞得三代取人之遺意。立法則善矣。然而政待人而後行。不知承行之下。果已皆無弊人歟。科舉之鏡。彰彰在前。厥鑑不遠。過去去矣。將來未來。吾儕方且燃晉而頂祝。法立之無弊。及保守這無弊法者之無弊人。

▲ 請休堤議呈保護貴政府

阮晉境

堤政如何利害。向來議論頗多。然言易行難。故見之實行也絕少。茲得原安沛巡撫丘果園先生最近提議案。謹錄如左。以公之輿論。

記者謹誌

凡爲民生圖大計者。必統籌利害損益之全數。分其利益多而損害少者。辦別而推行之。斯事半而功倍矣。承炤珥河爲北圻水患。自陳以來。堤日加多。而患日愈烈。力與河爭。而屢屢失敗。昔人有云。害不十不變。今求其通變正維。其時蓋珥河上游洮沱瀘底四江道流注而下。經河東分支爲銳江。經北寧分支爲天德江。過此以往。自河東蓬萊伯陽直至興安之祿門。始分流達于南定太平海陽。海防其間。支江分流。凡屬河之流域處處皆有堤防。以束水勢。殊不知堤束愈緊。愈增則水勢愈猛。

愈進原其上流諸省地勢高峻中州與下流諸省地勢卑窪故江心沙泥停積培壅江心日淺水勢日高則又從而補築捍禦之地面兩岸培築堤條壅遏其流行活潑之本質收束而狹引之激發其奔衝橫決之怒機是已逆水之性欲其永遠從我範圍不可得也加之堤身外邊則水漲滿浸內邊則枯立空虛一遇猛雨烈風洪濤汹激滲漏墜烈百孔千瘡其爲危險潰破勢所必至是河之有水患在於既有堤防之後堤以防水乃水至而堤不勝防只徒勞民費財更增一決裂沈溺蕩析之苦此其堤之爲患非河之爲患其理已明白來衆見皆專重注意於堤防視爲生民命脉而未嘗深究河水之流質本爲農圃一大利源卽觀之先興府轄開江設墳隨處引水入田水旱無災已可概見奈何不關注於地心中流行之河水而切要於地面上浮寄之堤條自古至今膠固成見幾爲牢不可破之鐵案然天地間事物豈有人力終不能轉移挽回之理哉爲今之計其庶乎休堤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大地之有江河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所以榮衛身體江河所以澤潤土田北圻之有珥河天固使之利賴灌注滋榮植物其爲流域之幸福天然利益莫此爲大正宜順水之性因其勢而利導之相其地之高下多開支江溝涇澗自上游以至下流一律開浚聯絡流通且於水道所經過之道路須設墳口竇口務在水到渠成使全圻水勢便捷流通以放于東南海口而凡接近海口之江道卽當浚刮廣濶深直以迅達于海分然後按炤有堤墳各省地方當從低處下手起辨先自海陽太平南定逐次剗削均平循序而進遞及河南河東興安北寧福安永安山西富壽一概削平淨訖使水由地中行地平線下江河溝澗皆爲穩固潛凹引水之陰堤行所無事有百利而無一害勝於地面上孤落浮凸拒水之陽隄遠矣夫維天意若有待千百年來爲北圻人民除大損害興大利

益其在斯乎茲事體大非敢固爲異議然再三熟察厥有明徵請觀之今年夏汛文江堤破洪水注入漫下興安海陽二省轄河水從此漸次減退不能再行盛漲如未潰之前只此一處堤條既破而全坼之水頓減况全坼之隄皆破河水勢必大減自無漲溢破潰可免斯民性命田產流亡沉溺之憂自茲以後永永年代宅爾宅田爾田樂其樂而利其利舉皆得涵泳貴政府惠澤恩波於無既矣所有區區蠡測淺見聊備芻採伏惟 鈞審裁定不勝企幸之至

●文苑

●古詩摘錄

田仙 阮攸先生北行遺藁

怒相向。水鳥沙禽狎。不飛天地扁。舟浮似葉文。
章殘息弱如絲。爲憐上國風光好。關鎖鄉情未放歸。

▲楊妃故里

廿年故友重逢日。萬里前途一蹴初。道路日來情未竟。雲山別後意何如。悵然分手重關外。老矣全身百戰餘。他日南歸相會訪。六頭江上有樵漁。

▲舟行卽事

西粵山川多險巇。行行從此向天涯。崩崖怪石。

●趙武帝故境

暴楚強秦相繼誅。雍容揖遜霸南陬。自娛儘可。

稱皇帝樂善還能屈豎儒百尺高臺傾嶺表千年古墓沒番隅可憐世代相更迭不及蠻夷一老夫。

◎二烈廟

蔡女生難卓女奔落花飛絮不勝言千秋碑碣顯三烈萬古綱常屬一門地下相逢無愧色江邊何處吊貞魂清時多少鬚如戟說孝談忠各自尊

★桂林瞿閣部

瞿明人也。名式耜字起田。萬曆進士。崇禎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桂王由榔立。以爲大學士。及王奔全州。式耜留守桂林。城陷死。

中原大勢已頽唐竭力孤城控一方終日死中心不動千秋地下髮猶長殘明廟社多秋草全越山河盡夕陽共道中華高節義如何香火太淒涼

○永州柳子厚故宅

衡嶺浮雲瀟水波柳州故宅此非耶一身斥逐六千里千古文章八大家血指汗顏誠○矣清

溪嘉木柰愚何壯年我亦爲材者白髮秋風空自嗟

●初秋感興

二首

其一蕭蕭木落楚江空無限傷心一夜中白髮生增班定遠玉門關外老秋風

其二江上西風木葉稀寒蟬終日噪高枝其中自有清商調不是愁人不許知

△楚望

荆襄千里古名都一半襟江一帶湖天假富強供百戰地留缺限三吳秋風落日皆鄉望流水浮雲失霸圖孫索劉分何處在蒼然一望盡平燕

●湘潭吊三閭大夫

二首

其一好修人去二千載此地猶聞蘭茝香宗國三年悲放逐楚辭萬古擅文章魚龍江上無殘骨杜若州邊有衆芳極目傷心何處是秋風落木過沅湘

其二

憲令行天下。何有離騷繼國風。千古誰人憐。獨醒四方。何處托孤忠。近時每好爲奇服。所佩椒蘭更不同。

▲監中見故老宮人泣叙因有感 陳名案

公北寧省嘉平縣人。舉黎昭統二年丁未科進士。適西山之亂。乘輿播遷。追隨羈旅。戊申年如清求援。清命兩廣總督孫士毅來援。公以功封靜難功臣陞御史定岳侯。己酉帝北轅。公病。從之弗及。流落人間。不勝悲憤。壹齋不平之氣往往見之於詩。西山知其不可奪。義而釋之。再潛回與陳光珠。楊廷俊起義。不克。後聞出帝訃音。北面仰天泣拜。轉成大病。卒。公遺詩甚多。後人收拾得若干篇。名之爲了庵散翁詩集。茲錄數首如後。

閒花無主逐風飛。白首宮人獨自悲。耳目已移新服語。衣冠不覩舊威儀。木綿枝上寒鴉老。金宇門前戰馬肥。最是不關興廢恨。上林春色正依依。

▲過王府有感

歷閱年華二百餘。誰教廟社一丘墟。遺灰基上猶思漢。天命應知未絕周。藁草似含興廢恨。流

(文苑) 古詩摘錄

三十

人披草破瓦牆。邊豎探疏笙管蕭韶。食噴燒旌旗劍戟。樹扶疎可憐。函谷烟消後。回視年前大不如。

▲寄心友

萍水匆匆君又別。江山浩浩我何歸。三年刮目人猶昨。半世回頭事可知。君子有憂非一日。丈夫無淚泣分岐。山圍遊子如相問。爲道通人鬢似絲。

▲北歸過古拋寺

六頭江上莫城荒。斷壁殘碑暮照蒼。花草幾經春代謝。江山猶笑古興亡。烟迷遠浦鄉情重。雲斷孤村旅思忙。南望宸鑾何處是。曠輪一片湧滄浪。

○諒山道中

瑟瑟寒風送晚秋。溪頭纔過又山頭。人心可恃猶思漢。天命應知未絕周。藁草似含興廢恨。流

泉如咽。別離愁。江山信美無佳句。行客何心寫勝遊。

●哭亡妓

青春消得幾多時。一席春來春又歸。轉眼烟花成薄命。無情風雨妬嬌姿。寒鷗夜夜鳴。孤月啼鳥聲。聲吊落暉。蝴蝶不知春已去。癡心猶自戀。

殘枝

今詩摘錄

●宣城樓上吟兼柬中州諸契。

晉武珣子東華

天風吹我過重關。水榭雲樓鎮日閒。佳句朗吟時對酒。邊庭無恙飽看山。雨收晴旭千嵐洗。春入襟瀘百舸還。晴旭地名在城南。襟瀘二水合流。春來商船雲集。 尺素丁寧話儔侶。十洲煙景在人間。

●山樓卽事兼寄河東觀察杜子駿。

老樹槎枒擁粉牆。綠天深處是迴廊。街頭水長人爭渡。簷角山青霧半藏。時展舊書消永日。獨携新茗坐微涼。紅河遠夢勞相憶。堆案渾憐老。

擣葬目

一曲梅花久廢彈。故園香夢已闌珊。惱人漲水連三伏。誤我浮名走百蠻。苦浦波濤聞夜哭。森山風雨帶秋還。茫茫浩劫憂何補。消瘦瓊枝獨倚欄。

●獨坐

杜狂。聞杜泉在河東案牘煩擾。故借老杜堆案發狂詩語戲之。

●霖雨引。張宣城兩番苦潦。憑高悵望。悄然愴懷。作長歌紀見。

碧空沈沈白日韜。六龍失馭雲師驕。閨風伏雨兼晝夜。襟瀘掀起千丈濤。宣城家家近臨水。崩濤挾雨鬪然至。千門萬戶疑陸沉。桑海須臾變城市。長鯨怒吼江倒流。風波滿目乾坤愁。大街車馬渺無跡。竹木磈礧沿通衢。公家案牘束高閣。都下眠食依漁舟。天晴漲退萬家喜。一波方平一波起。滔滔復見捲山來。環廓浮居等兒戲。昨夜艅艎驚觸礁。流尸半逐渾水漂。沙虫猿鶴共泡影。青林黑塞魂難招。前夕大漲。汽船抵苦渡觸礁覆沒。浮尸沿江下。余親督州縣治心慄。安得健兒好身手。萬弩射退連江潮。伊誰

★行獵二首

載石補天漏。四郊昏曉清崇朝。樓頭哀吟日向夕。滿簷風雨聲淅淅。

△露化舟中倣西嶧體

仗劍窺荒島。煎茶品碧流。乾坤老觀察。烟水大蠻州。露化古名
大蠻州山卉粧春艷。溪雲鎖暮愁。蛟龍何處蟄。一笑問沙鷗。聞露化多蛟龍。是晚舟行
惟見白鷗浮水。故戲云。

○獲雉說

〔前人〕

余愛畜禽鳥。署中若鶯鶯鶴鷄山鷄孔雀之屬。靡不羅致。獨疏趾缺焉。屢托拾橡栗者代購之。終弗獲。甲子清明後。有蠻媼攜雙禽來。云得自高平深山中。余視之雉也。錦斑青靨。光華爛然。雖困伏籠中而文采有不可掩者。媼告余曰。禽不適俗。鬻諸街市無問焉。聞公好之。敢以璧銜。余喜厚酬媼而受雉。雉甚馴而介。與衆禽伍由由。而顧影自憐。殊無瑣尾態。見余聳翹延頸。若申謝。余亦煦飼無少懈。因思羽族之中。翟爲貴考之禽。經雉曰介鳥。易離爲雉。疏曰離象文明。雉有文章。故離爲雉也。禮士相見。贊用雉。注雉耿介而不失節。唯士執之。是以古聖人繪之衣戴之。冕飭之車。且用之以紀官夫。亦以此禽之儀羽足以補袞揚華而世間凡鳥。不敢以啁啾爭國瑞也。我越雉類最少。迺勢家之畜禽者。率多喜其慧舌而不洞其真相。無怪乎畫眉百舌。碌碌者珍逾拱璧。而高華若雉。竟視其鬻諸街市而莫之間也。其不爲蠻媼所笑者幾希。余曾購銅雉一寘坐隅。今喜獲其真也。故誌之。并附卮言以問世。

其一

搏獸非吾事。行邊又此回。那驚啣橛險。隅

爲看山來。蠻尉穿林勇。州胥射虎才。蠻尉盤君。知

射。麻君曾手槍四虎。是早均隨余行獵。

急裝期盡敵。獵戰等行枚。

其二

烟霧迷樵徑。空濛曉色寒。荷槍尋鹿跡。吹角響神山。山名殺氣平蕪滿。高歌猛士還壯游。渾未倦。立馬俯潺頑。

義倉之設。寔自嗣德十八年時。方民頻遭凶歉。朝廷不忍坐視其顛連。乃設爲義倉。畧農家收穫田禾四十分取一。貯于別倉。又募豪富者出借錢粟。并入別倉。隨事生利。遇有凶荒。量卹于民。謂之義倉。夫朝廷立法。本以爲民。惟行法者。不得其人。適足以害民耳。所謂四十分取一者。法也。而總里之催收。主守之編認。民受雜費。已三倍於此矣。所謂勸募捐貸者。法也。而府縣之指摘。省官之嚇唬。名爲樂捐。寔爲勒捐矣。義倉之貯在民。多爲總里侵虧。至嗣德三十二年。準登于府縣倉存貯。及貯在府縣。又爲吏隸奸濫叢生。同慶元年。戶吏臣聲叙義倉積弊。請由省倉別貯。不幾何時。而典守侵虧。開銷殆盡。自有義倉以來。貧民寔未蒙一錢一粟之調劑矣。

◎進品

南北兩圻。土宜各異。所產之物。往往有異美。爲此所希者。地方官察出。卽奏爲進品。永成典例。如廣南之燕窩。慶和之橄欖。河東之雄鷄。南定之火鹹。西湖之參禽。光烈之荔枝之類。遞年由省臣派收進品。裝入公函。由驛發遞。若係生鮮之物。則緊上加緊。原額一分外附至三四分。以防其損壞也。進貢方物。事屬綦重。省派縣派煩費尤多。所在社民偏受其累。所以間有產出異物。乘其省官未及察覺。多隱減之。蓋恐其錄爲進品。以遺地方之累也。

河內青池縣轄有光烈社者。多產荔枝。遞年收爲進品。其選入進項之樹。各以別名名之。如龍眼磬糖之類。具有名冊。老者汰死者填。如丁籍焉。每年四月爲進期。於三月上旬。省官已行派勘。已未紅

◎義倉

叢談（故教學院伯學先生遺草）

（續第八十四期）

熟有無損傷。及期省派縣派就民督收。於是選色選香。索禮索贈。上自省憲下至役卒。莫不有私贈。進項之荔枝。迨其發遞事清。社民所受各費。約至二千餘貫。永順縣之宜蠶社。有一舊里長。能爲社人消除西湖參禽之進例。至今社人奉爲后神。并立石以紀其事。云當嗣德十五年十月日。社人會合在亭。以籌辦來春進納參禽之費。參禽者水鳥也。鴨脚而鳩觜。相傳其鳥食北國之參飲西湖之水。故名。冬寒之月西湖多有之。其肉甘美異常。地方官經奏爲進品。依例遞年西湖湖畔之宜蠶坊人。準納爲正進項參禽四雙。外附八雙。及餽贈省官約二十雙。其雇人捕捉之費。項有五百貫。例納各所呈錢。須有一千餘貫。來年進務諸費。非一千貫不能濟事。全民方在左思右索。莫展一籌。有名翁里。者當次里長也。憤激自願犧牲其身。以爲社人脫此重累。來春進期。仍將參禽依數就省呈納。并納呈錢如例。承按察官派勘事清。具批呈單「毛羽齊備」四字。至藩司呈納如例。亦承派檢事清。具批呈單「臘肉鮮肥」四字。獨至督部堂不納呈錢。致未批收。里長某潛將櫃中之禽暗折一足。制臺一見。卽厲聲叱曰。進品不得完全。汝罪當斬。里長某乃大呼冤屈。曰進禽完好。具有藩臬二司勘檢批付字跡在此。至今呈錢缺而禽足折。欺君之罪當不在民。緊乞省憲會同先將進禽聲叙發遞。民等乞向京闕陳叫候。審嗣奉硃批「參禽味亦不甚佳。乃煩民一至如此。朕心何安。該督臣藉擾。致招民怨。降二級調。其宜蠶坊之參禽貢品。準永遠停進。欽此。」及錄飭回民之日。無不加額相慶。里長某因此成名。

△衙門

官民相接之際。禮也非例也。蓋禮本人情。而例者迫於事勢。事既成例也。則強而有力者可執以爲

詞雖虐視民亦爲應得之權利弱而無力者不可推避事雖出於強迫亦爲當然之義務而上下之情離矣我國衙門之例何其多也果本於情乎抑迫於勢乎舉一二則便知其餘

一曰訟例凡人民有向縣衙控單者例納訟例錢五貫經承處斷有不服情向府堂覆叫者又納例錢六貫事不服情再向省堂覆叫者再納例錢十二貫二曰呈例凡民社有事入官每次例納呈錢一貫三曰開報錢一切公事人民不能自行開報須向專辨吏房代爲之例納開報錢若干

四曰差錢省之巡衛兵縣之隸兵公差下民事隨重輕例得取差錢若干俗曰有差有財此之謂也

五曰更監錢所干監究之人一入監寨先向督候隊長或隸目乞納更監錢若干六曰笞頭錢凡民開罪于官應得鞭笞之刑者須向執鞭之兵乞納笞頭錢每十笞若干無錢者笞頭一下即可以剝皮折骨矣

七曰派勘錢遞年臘月府縣例得派家屬下民勘斥堠勾鑊繩杖救火等物有無足鴨棚蜜爐磚窯有無奸僞潛慝及有無異聞異見等事凡此等差皆屬虛飭總里例有錢送派人之錢若干謂之幘炮錢

七八月間將屆秋成轄民常被水潦及水勢降殺省府多差派人前往社民飭行續稼無被水潦者派勘田禾有無秀茂社人遵例款頓派人事屬虛文而民受寢累

轄內竊發劫掠之案則所在府縣總里例有處分故有不願其人之以刦掠報若有燒殺重情不堪隱諱者官吏親勘總里引勘事主開奈隣佑證見連累多人經費歲月無論其刦案之成與否而開報之煩供頓之費預干其事者幾至於破產俗語有云既夜失刦又日失刦蓋言害於刦與害於官兩相等矣

(完)

△見聞錄

(續第八十三期)

義園阮文桃抄錄

見聞錄

卷六

尚書溫郡公姓武字欽。鄰四岐玉勒人也。父舉於鄉。公生而穎悟。讀書作文。一教便了。母以過被出繼。母不慈。命公輒讀而牧。十五六授耒使耕。担糞鋤地。督責苛急。好衣美食。並以私其所生。公則藍襖粗櫛。鮮獲溫飽。其父亦不能庇也。公不勝伯奇之苦。委牛亡去。沿途乞食。信步而行。五六日抵慈廉驛。望社有舉人設館其邑。公登門乞食。且訴孤苦。舉人問公知學能詩否。曰能。遂賜坐。給筆札。命賦《會稽山水》詩。公揮筆立成。論句云。三聘未幡諸葛亮。一匡已卜管夷吾。藁呈舉人。擊節稱嘆。乃給以膏火。使與諸生從讀。二年餘課業日進。場中無復對手。是春本村社入席賽神。窗友數人。拉與遊玩。一村士女皆炫服倩粧。擁擠觀唱。公縕袍垢敝。倚柱窺觀。惟恐人見。有一歌妓。年十七八。色藝雙絕。每上場轉喉。觀者皆顛倒。不自禁。纏頭錢帛。拋賞滿案。女舞燈過亭隅。瞥見公。注視良久。如有失。不能終曲。觀者謂女卒感暴疾。皆不樂而散。公亦隨歸。明晨午後。見女直詣公所。撫公曰。英雄流落至此極乎。以錢十緡。衣食數事相贈。珍重而別。嗣後三五月。女一輒詣公寓。或常留宿。縫補炊爨。無異爲婦。公初遇女。感而敬之。日久習慣。知女愛已。不覺邪念暗萌。詣女求宿。女正色拒之。曰。妾若淫蕩。天下美男子豈少哉。自分倡優。恐失非偶。故塵埃中物色。幸過君子。庶他日不負我終身之托。若以路柳牆花相待。請從此辭。公愧謝。由是愈愛重之。年餘值秋選。公束裝謀歸。女來相送。厚有所贈。將別。公執女手曰。隻身流落。舉目無親。無意中途相遇。改衣授粲。睨我厚矣。向來不敢唐突。

○阮歌妓

今將遠別。願得卿鄉貫姓名爲後會相尋之地。女曰。君子不負妾。妾自相求。倘事有參差。只供世間話頭耳。何須盤詰。初公之去也。繼母以爲拔去眼釘。喜見面目。公父制於其妻。不敢尋訪於邑而已。音耗久絕。以爲必委溝壑。忽見公乘馬而歸。問所學大進。公父甚覺欣慰。是秋縣考道選並第一。鄉省連魁。公父爲公議婚於世家。公固辭。具以寔告。矢不負女。翁怒責其忤逆。不遵父命。公不得已從命。來年公赴禮圍。見女以厚贊來訪京寓。公忸怩不能言。女曰。妾知之矣。不須君言。君前程萬里。菲葑賤質。不足以奉巾櫛。此妾命也。自是絕不復見。後公登第。入閣院奉北使。歟歷中外十餘年。辰海陽有逆求之變。朝廷以公土人熟賊情。命提兵征勦。賊平。以軍功封郡公。掌臺務數年。將相榮寵赫奕。對人談往事。輒嗟悼自責。使人求女所在。終不可得。後公赴貴戚鄧侯席。見按拍人似女。叩之果然。風塵滿面。丰韻猶存。叩其所歷。十年前適太原藩。弁弁沒女無所出。薄有私裝歸故里。遭不肖弟揮霍蕩盡。攜老母流落長安中。爲權門教曲糊口度日。公大不忍。併其母迎歸別館。廩給年餘。女母沒。公爲經理其事。葬訖。女辭去。公留之不可。厚贈之亦不受。固強之。女曰。無分作丞相妻。此等銀錢安能有福消受耶。女山南彰德人。

蘭池漁者曰。貞心俠氣。具眼。此女兼之。無論裙釵鬚眉中。亦不多得。流落不偶。至如此極。豈才美兼備者。卽兒女亦造物所妬耶。

■天南故事瓊林〔續七〕

順化明鄉菊畦林茂 少英氏 撰

師生 師生之誼。雖以人合。造就之恩。則比天高。皇越文選。壞南場門生祭武探花文云。師生之誼。雖以人合。然養之以全其天。教之以明其理。其有關於人道。猶水之於五色。鼓之於五聲。造就之恩。天高海濶。凡爲負笈之徒。悉稱及門之士。黎史。武昌築室于壞南。學者負笈千里。書室前此存則就養。沒則心喪。所以傳於記者之筆也。凡爲負笈之徒。悉稱及門之士。黎史。武昌築室于壞南。學者負笈千里。書室前臨七畝湖。每講日。學堂不能容。諸生借竹船傍

湖聽講。及門者多

或問候床下。

陳史。朱安師道尊嚴。弟子范師孟黎伯适等。既爲行遣。亦各擢甲科爲名臣。

或聽講湖傍。

見上

望重斗山。

陳史。朱安爲國子監司業。

陳元旦賀詩云。學海迴瀾俗再醇。上庠山

斗得斯人。

皇越詩選。程清元旦壽畏齋先生云。望隆當代躋山斗。經傳太乙。

阮秉謙傳。

業師梁得朋使明得

嚴嚴體貌。

師道其

何尊嚴。

陳史。史臣贊朱文安云。巖巖體貌。

往往名臣生徒何多成就。

阮秉謙傳。公歸田後。教授。成就者衆。馮克寬。梁有慶。阮

遭西山之亂。隱居授徒。

及門往往多爲名臣。吳從周鄭懷德皆其門生也。

嘉隆初。賜號崇德先生。

鄧廷相輕肥一路榮師座之餞詩。

皇越詩選。

阮廷柱餞門人鄧廷相北使云。

號砥堂。門人七

野史。范維琰乃東閣陳寶門弟。寶嘗以大魁期之。爲扞一決科地。言來科必發。不意維琰再請北人覆地。他向。陳公不之知。嘗自神

其術。己未科。陳公言今科狀元。乃僕門生琰。及會試。維琰落第。陳公適經過質知。命改依原向。且言作此向。若來科不驗。我當焚所

讀書。壬戌科。

八年戶素憂慚集。千古師生道義看。

有扞地而自神其術曰狀元。

乃門生。

野史。范維琰乃東閣陳寶門弟。寶嘗以大魁期之。爲扞一決科地。言來科必發。不意維琰再請北人覆地。他向。陳公不之知。嘗自神

其術。己未科。陳公言今科狀元。乃僕門生琰。及會試。維琰落第。陳公適經過質知。命改依原向。且言作此向。若來科不驗。我當焚所

十餘。擢甲第。

阮時中戶素八年。贈生員以留東。

皇越詩選。阮辰中留別胡監生云。

十餘。擢甲第。

阮時中戶素八年。贈生員以留東。

皇越詩選。阮辰中留別胡監生云。

乃門生。

野史。范維琰乃東閣陳寶門弟。寶嘗以大魁期之。爲扞一決科地。言來科必發。不意維琰再請北人覆地。他向。陳公不之知。嘗自神

其術。己未科。陳公言今科狀元。乃僕門生琰。及會試。維琰落第。陳公適經過質知。命改依原向。且言作此向。若來科不驗。我當焚所

維琰果狀元。

有庭試而自負其才曰狀元須讓我。

野史。阮克敬未第辰。授徒于確溪社。范維琰年八九歲。從學焉。壬戌科。會試。

仰天祝曰。狀元不敢與維琰爭。願神

靈保護。得完文卷足矣。言訖。止痛。慨離居者。曰不能追陪左右。感教恩者。曰當與袁集遺書。

皇越詩選。裴存庵真黎延河文云。及門之士。

少學天文。長而離居。未有能追陪左右。以卒夫子之業。而博夫子之志者。今其已矣。慨從遊之樂。感教育之恩。愧不能顯其師。如朱樵隱之黎

伯适范師孟。尙當與袁集遺書。以自附于呂塘之正謨。珠溪之翠淵。未果其能爾。否也。天奪我師。萬世寥廓。山河鬱深。舉觴一酌。神其來哉。

故珠溪詩文。

陳鞏淵所集。呂塘遺藁。杜正謨所編。

皇越詩選。計葵順有呂塘遺藁行世。門人杜正謨所集也。又阮保號珠溪。卒後。門人陳鞏淵編其遺文。

得朱門高第。

黎伯适朱安門人也。闢異端明正道。嘗作北江紹福寺碑文。

名芳節義艷傳譚氏門生。

黎史。

阮有嚴與業師譚慎微起兵

拜母就擒。

○史詠云。幸得一碑明正道。朱門高第企昌黎。

討莫。與戰不敵。徵飲毒卒。嚴歸

色不波濤易溺人。

師曰。此作大魁氣象。但不免女色所累。昭訓曰。月有彈弓不射人。師曰。君才不及箭清。而功業全美。

均見上註。

不見醉杯於師墓。

傳奇漫錄。莊子虛遇其亡師楊湛。湛曰。吾往日授徒數千。卽世後。未見有持數杯醉新阡墳上者。讀史者每嘆阮清投江之事。

前編列傳。阮登場爲

心喪

上註。

當其就養。嘗聞坐雨於師門。

阮惠所載。門人阮清

江死而惡聞阮莊畏賊之言。黎史鄭楷敗走至下雷。李陳瓊門人阮莊執送賊營。瓊以大義

諭莊。莊曰。畏師不如畏賊。遂擁楷去。瓊聞之。衣冠自埋死。

朋友 桃園友誼

丁史。丁先與阮甸。丁佃劉基爲桃園友。

橘贈交情

陳史。黎從教丁拱垣素不相協。陳仁尊曰。拱垣士人也。從教中官也。

我素

寡交

皇越文選。裴存庵祭完厚胡公云。我素寡交。

獨於公偶因接識。特相友善。爾來十有餘年。君真知己。

皇越詩選。香阮寄裴存庵云。與君敢詫爲知己。亦曰生爲一世士。病篤過

日。達顏去只

留詩句祇陀園。

貧時知食櫄之味

皇越詩選。阮億和友人云。貧交

食櫄方知味。世事搏沙只漫勞。

亂後動落葉之思

皇越詩選。阮抑齋寄友云。亂後親朋落葉空天邊。書信斷征鴻。又云。杜老何曾忘

渭北。管寧猶或接識十餘年

見上。或尙友半天下

烏州人物志。黃公旦。尚友半天下。皆名儒精神。

黎晉齊南入嘉定。結詩社于平陽

正編列傳。范有敬與武春濃辨折經義。濃曰。

孟使燕京云。驛路三千君據鞍。海門十二我還

自客遼東。

友半天下。皆名儒精神。

黎晉齊南入嘉定。結詩社于平陽

列傳。范有敬與武春濃辨折經義。濃曰。

黎光定號晉齊。承天人。少孤貧。南入嘉定與

鄭懷德吳仁靜相友善。立平陽詩社。號三家詩。

黎梅峯少遊京師。錢征鞍于驛路。

陳史。黎伯适號梅峯少遊京師送友人范師

山中朝使者煙波客。君得功名我得閒。

黎光定號晉齊。承天人。少孤貧。南入嘉定與鄭懷德吳仁靜相友善。立平陽詩社。號三家詩。

黎梅峯少遊京師。錢征鞍于驛路。

陳史。黎伯适號梅峯少遊京師送友人范師

每惜違顏一去。只合留詩

見上。早知艷面斯疎。不應折義

天下經學豈惟堯君。敬艷然去後。濃姪汎

辨經義。遂成斯疎。今見吾子不無昔感。

雁帛久無消息。破旣寒薄不成眠。

皇越詩選。阮忠彥銀江驛云。故人別後嗟南北。鶯音

星車聞已出疆。驛期臘報頻懸目。

鄭良齋詩集。冬日望正使黎光定云。聞道星車已出疆。桂林無日不相望。三年顏節雲千里。

雁帛無消息。破旣寒薄不成眠。牕外梅花薄相識。

李下齋訪范汝翼。日久別令人思。

久別令人思叔度。甚衰笑我夢周公。

阮和送杜隱棊。日別後無知己。

皇越詩選。阮和送杜

隱棋子云。別後無知已。知已。恩君一悵然。彼吳王激怒。鄧常竟報私仇。

正編列傳。鄧陳常素與吳王相善。王受僞職。至尚書。一日鄧往謁。與坐談世事。王

拂衣而出。誓殺王。後鄧南渡。從我世祖平西。

山。吳王以從僞罪坐杖。鄧暗令軍士杖斃之。

曰。君子宜識變通。乃能做得功業。若匹夫只拘守小節。何益乎。王又挾貴傲慢。鄧怒

揚金至平宅。養平讀書。平竟成名。後

楊禮激成之事。曰楊公大造我也。

平知楊激成之事。曰楊公大造我也。

主僕 羅彼奴僕

陳史。仁尊幸天長。有句云。白郎

亦號蒼頭。

正論列傳。阮文孝儀清華。土司以厚幣買兒。孝節之。

或呼之理藥欄。

皇越詩選。陳光啓福興園云。暑來邀客澆茶碗。雨過呼童理藥欄。

或使之豢獵犬。

梁史。阮熾年十九。往藍山。事祖太祖爲家臣。使

以破強敵。

陳史。元兵入寇。陳國瓊率家僮反親屬千餘人。僕戰器戰船。題破強敵報皇恩八字于旗。

有集奴婢以墾荒田。

陳史。聖尊詔王侯公主招渠。奴婢開墾荒田。立爲田庄。

與孝王家僮固

不可賞。

陳史。與孝王討牛吼蠻。師還。其家僮范艾。預有戰功。

昭道王家兒慎不可譏。

陳史。元兵敗。北歸。阮代乏使元。至鄂州

益稷曰。汝毋乃昭道王書兒乎。

代乏爲家兒。今爲使者亦如平章。昔爲帝子。今反爲降虜也。

亦有鴻翮高飛。

鴻高飛。必資六翮。二人嘗曰。臣誓死爲奴。不願爲

無忠孝。

梁史。鄭可年十八。明將收以爲奴。久之。相曰。此兒龍形虎眼。他日必成大

之官。

梁史。鄭可年十八。明將收以爲奴。久之。相曰。此兒龍形虎眼。他日必成大

志篤。裴公既死。義僕何以生爲。

前編列傳。裴公繼罵賊而死。其僕名庫。賊釋之。

國頃被誣。

陳史。陳克終誣殺陳國。

忠貞。

梁史。鄭可年十八。明將收以爲奴。久之。相曰。此兒龍形虎眼。他日必成大

志篤忠貞。

梁史。鄭可年十八。明將收以爲奴。久之。相曰。此兒龍形虎眼。他日必成大

▲筆墨餘痕

行年未及半百。自以爲壽。

擁資僅得數萬。自以爲富。

作一地方小吏。自以爲貴。

秉筆

作得幾句文。自以爲文學家。

開口說得幾句話。自以爲演說家。

及聞聃彭之壽。

鋼鐵

大王之富。

及東西古今之大文豪大雄辦家。便爽然自失。

四體投地矣。

噫可憐哉。王荊公有云。見不盡天下。事讀不了天下。書參不透天下。理矜誇二字。